

說庫

第四冊

朝野僉載
隋唐嘉話
博異錄
諧噓異錄
嶺表錄
龍城錄
劉賓客嘉話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 一 卷

孝 弟 忠 信 禮 義 廉 恥

忠 孝 節 義 廉 恥 忠 孝 節 義 廉 恥

光

孝

弟 忠 信

朝野僉載

唐 張 鷟撰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金。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為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著青紬襦。遂邀為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為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蓋井之所致也。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元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塗。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請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舊主留汗辭之。留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舊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為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殊艷。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為之不婚。偽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

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為君盡。碧玉得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於裙帶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司刑司丞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之為高手筆。言秉筆至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明馳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人謂之馳李馬。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賊污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守囚雷等給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曰。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眾皆拜伏乞命。乃給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逗遛。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虜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麻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橫截軍將。

被索縲之。生擒節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

周如意年已來。始唱黃麀歌。其詞曰。黃麀黃麀。草裡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翽。營府陷沒。差總督曹仁帥張元。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破賊。敗於黃麀峪。諸軍並沒。罔有孑遺。

神龍已後。謠曰。山南烏雀窠。山北金駱駝。鏹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彊威。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禾刈穀之應也。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川而死。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常從駕。失家口。三日於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君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何論事。又謂莊曰。今有大賊。昨夜二更後。靜從外來。有一賊忽從靜房內走出。莊曰。亡何物。靜曰。無之。莊曰。不亡物。安知其為賊。靜曰。但見其狼狽而走。不免致疑耳。

隋辛亶為吏部侍郎。選人為之勝。畧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

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馭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為桀賞者不可不喜。被堯責者寧有不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筭其精。細尋狀迹。足識法家。細尋判斷。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慶子之志。祇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幸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捨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來歲依期更入京。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常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謫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之為吏部侍郎。賞緡百疋。周垂拱以來。苾挈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苾挈。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為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魏王為巾子向前路。天下欣欣慕之。名為魏主路。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為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為陸頌路。未一年而陸頌殞。

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嘆。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為第三也。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郁曰。殮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溫飯為殮。音幽州以北並為燕地。故云。

龍朔年以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去相離。連臺拘倒。子母者。蓋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拘倒。蓋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達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為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拘倒者。則天被廢。

諸武遷放之兆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元象有青見。其災甚重。元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寃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王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婿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群衆恆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嘗瀝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醬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為汝經營鞋。有頃。門夫著新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鷲。鷲。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供。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私

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洛陽縣丞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為樂。王曰。致蠍最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斛。置大浴斛中。一人脫衣而入。被蠍螫死。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坐看之。極喜。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將攫喉而吐。周瀛洲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為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鈎長丈餘。甚銛利。以繩掛放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鈎下死。今以胘鈎之。遣莊士掣其繩。則鈎出於腦矣。問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筋下食之。歲餘卒。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為。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榜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酹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

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鎚其髮。遣証與長安尉房恒姦。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郎如此苦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為三豹。嵩為赤鰲豹。交為白額豹。旭為黑豹。皆狼戾不軌。鴆毒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髀。碎瓦搭膝。謂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兒拔櫪。鳳凰曬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証是為非。任意指揮。傳空為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刼罪。訊効乾鑿。水必有期。推鞠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為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牛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貓。終無

脫日。妻子永別。友朋長辭。京中人相要作咒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太后時張巖諂事薛師。掌擎黃幘。隨薛師後。於馬旁伏地。承薛師馬銙。侍御史郭霸當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罪人也。

崔挹子湜桓敬。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為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尋為中書令。湜又說三思盡殺五王。絕其歸望。先是湜為兵部侍郎。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屢出外。湜諂附之。元宗誅蕭至忠。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會密謀。進鴆。乃賜湜死。年四十。湜與張說有隙。說為中書令。議者以為說構陷之。湜美容貌。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洺。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第。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又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並進。儲闈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有勝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艷婦於春宮。

真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賞宴其酒。比之淫穢。

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著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蟲鳥。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閭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為棺飲。臨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為至孝。即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

嶺南獠民好為蜜螂。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嘖嘖而行。以筋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螂。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為虎塔。至今猶存。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為料閑鳥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即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競惕不已。楚客知之。為除右臺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貞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

尚書右陸丞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紫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婢蓬頭垢面偃肩瞠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性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歠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飡焉宋明帝嗜蜜漬蠅蟻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其怪歟天與其癖也

咸亨中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挾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啣雙陸骰子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

王顯與文皇有嚴子陵之舊每掣禪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與之其夜卒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猪中藥箭。爬薺芄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猶知解毒。何況人乎。被蠶螫者。以甲蟲末傅之。被馬咬者。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螫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一失。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岐王府參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為之判十餘紙以服。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王怡為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為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為京師三穢。

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斷窗取得之。時人

號為斷窗舍人。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送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王熊為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為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云。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獺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銀從頭喝。嘗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翎。佐使曰。公大好判。鳥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翎。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氏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為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為精魅。書符咒禁。終莫能絕。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為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髮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

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里。

隋開皇中。京兆韋家。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家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犢牛。宰而獻之。因問家乞姓。家曰止。從我姓為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家曰。汝且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為黃犢子。韋即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深代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

薛季祖為荊州長史。夢猫兒伏卧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洛州杜元。有牛一頭。元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為地窖遣妓奏樂。弛儼至。謂曰。此地常聞弦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悅。

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元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

走孝和撫掌大笑。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狸毛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効歐陽。草傷於肥。純亦通之亞也。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及地。著吉莫韓者。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賍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為鳳閣侍郎。景龍中為中書令。韋氏之敗。斬之。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隱起鈿鏤。窈窕便娟。真珠瑪瑙。瑠璃琥珀。玻璃珊瑚。琤璫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府庫之物。盡於是矣。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則天好禳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